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九十五

卷 卷九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五

哀誄

哀志士辭

宋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懣懣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自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

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踈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一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擲日月為含遂孤狸亦可饜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聘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

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满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恹沮握筆不能下冷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論年不能決右

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
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
注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叅知政事恩烈與仙相異
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
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抗慨
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用
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江明雖鬼其文
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瓠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
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
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

曆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
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
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
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
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
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自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
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
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
我豈鬪靡一物不知吾儒所取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身雖
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

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撈掠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廵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女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而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自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哉指式肅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取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

之信陵攜酒酌魏公子墮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
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
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
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
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
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
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尊敲冰兼以關輔大饑秦
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
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決下不能食乃出奇策曰宰相宰相不
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秦歌聲愈
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尺門九重曾莫
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蔴
睥睨狂可以葆神可以樂饑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
旻明我心

商節婦誄

胡翰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
又哀之以辭皜皜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太
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
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
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
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
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
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

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儼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衄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闈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崩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汗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

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問殞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新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園一且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勤勞節婦之風

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為詩以泄其哀思焉
真張氏與淵皆嶧縣人誄曰
有倚者蘭兮繁霜其倅之有璫者瑞兮烈火其焚之雖則斐
之彼則遂之固天也昇之

師山鄭先生哀詞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黃犢駕
小車人或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
樂踞岡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為之
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
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
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年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
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聯群峯遺趾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

慨抽辭哀些敬酌一觴其辭曰

朔練溪之寒瀨兮踞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
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與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
兮濟冠佩之如雲繫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
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
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
四海之靈驚詔條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
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
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直不可測
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焉吾責也情況鬱而靡申兮蔽而
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無悔也嗚呼嗟先生既往兮
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與千古而彌馨徘徊茲

山兮採草木之君榮酌清觴而灑涕嘗惻然為之悲鳴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蘇伯衡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軍復官

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

乃強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

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家袁州

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禺陳克齋

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

皆世其學君蚤有譽于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

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與之曰雄霸辟君以

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麻石丙申移居蘇州設流寓科君

不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

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

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父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

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

存更喪亂家毀毋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學隕先緒今名

在俾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 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

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

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

椒水滋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睽焉若夫悲思感慨托聲詩以

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盛年

之作雖不得齒倚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

秀黍離竝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

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辭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
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膚斂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
既非余心之所安歛退而自放兮又鬱維而莫余捐奉赫赫
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
萍之川兮湯湯袁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
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水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
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嶽嶽兮泝隴水之砾砢荏與莽其蒼
蒼兮羅城穴而臊腥神恟恍以內傷兮氣飲絕以外嬰曾日
用之幾何兮竟竟釋而既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
冥亂曰芝為蓋兮權為輔仍子陽兮罍浮層城慌惛兮阻以
脩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胡為兮海之陬颺轟轟兮為靈為
靈叢薄黯黯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歸來兮

無離郵晞汝髮兮臥龍洲洲之上兮鬱松 楸竟不來使
我心憂

弔唐應舉文

追雨

先丹崖而死濠兮余不知其萬一後衆人而弔丹崖兮慨予
懷其孔蠹咸脅亂以自底于亡兮鮮斯人之靡忒心正直而
守經兮寄租糶於豪墨既請佃于釋相兮敢外耕以為食擯
長裾而短服兮雜野處之恒農霖雨泣濡肌皺兮炎風扇毒
而乾中悲天命之困窮兮萃多屯於歿躬肅柔不能以覲免
兮胡剛僂之可容彼貪婪而獲戾兮不自覲其憧憧餘賄賂
於胙篋兮傭彊予而猶豐顧吾室若懸罄兮頻百死抑何愆
祿固不充於區釜兮既乃深於九淵歟祥鸞而就瘦兮肆跋
鼈之跚跚思古人若或有之兮豈今茲之唯然幸下焉於掩

豁兮子函骨而南還庶情事之既爽兮又將華其遺緒抑丹
崖其不死兮文幾絕而復傳孰幽明之道阻會諒斯言之不
可宣

哀唐衢辭有序

王達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
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舉不中
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
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衢往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
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韻嗚
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
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
縶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既

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
意詎非以衢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
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
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
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材如
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
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游道
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不偶作哀辭於千載之下炷
香盃酒酌衢於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衢其知和凄風西來吾
知衢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

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崑崙兮以砥礪為同
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嬖之聯勢眾勢之聯兮固

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於匠日之與春風
衢乎衢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衢之
弘闊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婢媿嫉擠人於極地者讀
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額此而心悽

弔 國使王翰林文

張統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群雄皆定光嶽混合乃睽西南
獨阻漸被

詔翰林待制臣禕為正使往諭之時雲南元之庶孽梁王與
漠北迤王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不決越明年冬有使自漠
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八年辛酉

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取關至則詢公
之遺事知梁王禮貌公暨沒後棺斂言與梁王合且知梁

王柄臣達理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公於春登楊氏死
之盡力比北使劫以危言始不克救及蓋棺時土人麻澤園
法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或曰小南門外祝之以火舊謂瘞
大佛寺後者非是今再閱十有五年為歲之丙子第二子紳
仲縉來訪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無
以致其情懼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
弔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已去家後有書自晉
定來以續大事記為囑乃此行絕筆悃悃在心竟不得接其
影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於此極也統謹以禮慰之曰先
王之制即遠而至於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致孝者不于其體
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於義為得
况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

時而昭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縉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者有以齒齟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卽行與碩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於臨難之時而其平日固已判然於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幸不幸焉若遽以成敗爲優劣則蘇屬國有媿於陸賈顏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語矣其

可哉純卽弔祭遂申之以文曰

訪前脩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湯湯其脩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有與桂醕兮集衆美以爲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浣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擘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瓜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兮終腐朽於荆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翕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驚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莽兮謁重華而是正愛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於

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
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
居兮寧爾字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
秋

自述誄

王僊

王僊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沒于
元昊者王氏遂爲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賜姓唐兀
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鎮廬州曾祖王
父某祖王父某相繼襲爵改上千戶沒俱葬大蜀山下先府
君某當愴攘以材用薦者調民職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
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潮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
所蒞政績卓異字惠小民攘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

福元運改旺度時不可爲浮海去之道國國父老

永福山中爲黃冠服者十年 朝廷聘之恥爲二姓臣遂自

引决嗚呼是時僊生方六齡家穀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

艱阻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略教之外王父姓

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爲秘書丞沒王

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

好雅翰墨之妙絕當世僊不及見之聞先正聞過齋吳公學

行醇偉爲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先君沒時屬僊夫子

教之第未弱冠夫子沒俚偃罔依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

多杜門自研瀦少多病負第者五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

與陳君從範游陳登入閩過夫子室獲其指授懇懇汰其瑕

礫示以瑜瑾一旦如發蒞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薦方去海

濱觀光 上國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
下口求齊曾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
表陳情乞終養

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徘徊吳會間不敢留趨侍湯藥膝
下始冀收其實而從範已物故閩故老亦凋剝殆盡四睇毗
落無可與語晚得晉昌林誌相與論學假以柯範抗顏為多
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豁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嗚
呼居喪不敢渝禮既合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
推轂者至京師待命黃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
從事郎史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
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力脩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濫守總

表之列大將軍英公覆征交趾辟居幕下於是泛洞濳浮沉
湘歷九疑 弔蒼梧徵兵南海既而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下月
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勳大將軍待以為揖客歸仍守其舊官
先娶鄭氏新安人前名御史潛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
族孝養于姑貞淑內得甚亮室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
男拱女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此族系出處之槩少銳志
於有為毅乎思準古以馭今而用弗以施學雖服群聖獵百
家窮幽明亟於聞道而質淪蠢枕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
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而辭愧士甚其為人則似離而容似
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然疾惡太過遇權貴不能
俛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斂以徇人成劫此其見短於世也
見人善不啻若已有之雖匹夫問其譽不竭以盡與人交內

外莫敢攜此則自以爲長焉甚夫饒以爲終身之憾者齒失
所怙哭吾父幾不能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求
幾哭吾友如哭吾之師比得祿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
未立荷

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况茲身繫縲絏西山東陵清而
未分孤臣之號庶女之慟南音之戚梁擘之章孰爲發之日
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康迪而為歲在癸
逢麗于鶉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耶孟子曰極猶死者非
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因述其系而極以釋天之辭
用自誅俾後之爲烏鳶爲螻蟻在陽侯在回祿或蹈其遺骸
或招其魂魄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焉辭

予繫觀夫古之人估材者恒困於弗施志大者唯顛頓之屢
躋嗚呼孟揚矧爾乏古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於時而誘
於戾爾負而君爾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



皇朝文獻卷之九十六

哀誄

彭百鍊哀辭有序

楊士奇

宣德五年

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敘無厭也用 璽書遣使
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

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
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
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
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踣老
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
對使者言其是非盡出於公公矣蓋所狂皆然使者至泰